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三十三回 左癩師顯神驚眾 王都排糾夥報讎

劉寵清名舉世傳，至今遺廟在江邊，近來仕路多能者，也學先生揀大錢。

這首詩是個有名才子王叔能所作。那紹興錢清鎮有個錢太守廟，這太守姓劉名寵，在西漢桓帝時為會稽太守，一清如水，絲毫不染。陞任臨行之日，山陰縣許多父老號泣相送，每人齎百文錢，贈為行資。劉寵感其來意，揀一文大錢受了。後人思其清德，立廟祀之，號為一錢太守廟，這鎮就喚做錢清鎮。王叔能偶然在此鎮經過，拜了太守之像。因想近來仕路貪污，只要大主錢兒便取，所以題這四句詩。雖然做得好，可惜還未盡其意。如今做官的若單揀大主錢兒方纔上索，就算做有志氣的了。他的算計，恰像歸乘法兒，分毫不漏。他的取錢，卻像做土磚的，地皮也乾下了三分。那管你大主兒小主兒，好像扒灰掃地的，畚得來簸箕裏頭就是。只說揀大錢，可不是未盡其意了。另有詩云：

當初只揀大錢裝，近日分毫也入囊。

若是取錢能取小，喚為廉吏亦何妨。

那貪官也有個計較，他取得錢來，將十分中拚著幾分上面打點使用，一般得個美陞。便做道萬一公論穿了。犯著對頭，罷職家居，也做個大大財主。落得下半世豐足受用，子孫肥田美宅，鮮衣駿馬何等奢華。任他地方百姓咒罵，我耳朵裏又不聽得。比如做清官的，沒人扶持，沒人歡喜，一筆勾了。回去地方上許多鼻涕眼淚，又帶不回家，累及妻子不免飢寒，六親無不抱怨。便有聖明帝王，他在九重之上，那裏曉得外邊備細。恁般說將起來，可不倒是做貪官的便宜？說話的，據你說人人該做貪官了。雖則如此，那百姓們千萬張口咒詛祝頌，難道全然沒用？或者生下子孫賢愚不等，後來家道消長不齊。暗暗裏報應，天道自然不爽，只目前人不知道。還有一件，假如朝廷洪福齊天，地方平靜，且算做僥倖。若是氣運連然，地方合當有事，定然是那貪官惹出禍來。這禍依然是他先當。

前一回說那貝州知州張德，若不恁般胡做，如何激變了軍心，弄成大禍。這便是貪官的樣子。

且說當日知州見倉裏失了米，庫裏失了錢，不勝焦燥，將王則送司理院如法逐一勘問報來。這勘官姓王名漿，問王則道：「說你昨日散了兩營請受，你家能有多少大，如何堆放得六千人錢米。今日州庫不見了許多錢，倉內不見了許多米，你且說如何弄將出來的？」王則初時抵賴，後來吃拷打不過，只得供認道：「昨日是王則下班日，則在家閒坐，只見那多有請的從王則門前過，都怨恨道：役了三個多月，要關支一個月錢米也不能得。又有四個人不知從那裏來，不由王則分辯，借王則屋裏散了六千人錢米。那四個自去了，實不知是甚人。」勘官道：「豈有不識姓名的人，你不詢問他來歷，便容他在家裏散錢米請受。」教獄卒拖翻王則，著力好生夾起再打。王則受不過苦楚，只得供說：一個姓張名鸞，一個姓卜名吉，一個喚做癩師左黜，一個喚做蛋師，又名彈子和尚。勘官把紙筆教王則寫將出來，見了大驚，想道：「這卜吉、張鸞是殺了鄭州知州逃走的。彈子和尚是騙了善王太尉三千貫錢，包籠圖三番兩次奈何他不得。現今兩處都行得有文書緝捕。那癩師左黜，不知何人，一定也不是善良之輩。如何這班人都合做一夥，聚在貝州。此事非同小可。」當時教將王則押了招狀，依舊監禁獄中。即時回覆知州，細細的陳其利害。嚇得知州面如土色，欲待認真搜捕，誠恐這夥妖人等閒的拿不到手，反惹其禍。欲待隱瞞過去，連王則都寬了他罷，奈倉庫中錢米失散。王則明明裏招出四個人來，眾人共知，怎好丟手。這般大事，虎頭蛇尾，如何壓服得軍民，做得一州之主。左思右量，只得出個榜文，榜雲：

貝州知州張 為緝捕事：從排軍王則招稱同盜倉庫妖賊張鸞等未獲，如有擒捕真賊來獻者，每名官給賞錢一千貫。知情不首，一體治罪。故示。

一名張鸞，係遊方道人，頭戴鐵如意冠，身穿皂沿緋袍。

一名卜吉，客人裝扮。

一名癩師左黜，係癩腳，頭戴破巾，身穿粗布衫。

一名蛋師，又名彈子和尚，耳帶金環，身穿烈火袈裟。

慶曆四年 月 日

知州吩咐書手將榜文一樣寫十來張，懸掛各門及州前，並城內外衝要去處。一面喚緝捕使臣，立限捕獲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兩營六千人和老小都得王則家借支錢米與我們，知州將他罪過，把他送下獄中受苦。人人都在茶坊酒肆裏說，沒一個不罵知州狗賊，不近道理。說猶未了，只見癩師走來營前，拍手高叫道：「營中有請的官人們聽著，王都排不合把錢米散與你們眾人，你們都看見他在自屋裏搬出來的。知州卻把倉中的米，庫中的錢，隱匿過了，反陷王都排偷盜。即今要差人來拿你兩個管營的，追取你們錢米還倉還庫。我想你們為漢的買賣，米是吃了，錢是用了，那裏賠出去還官。」

眾人聽了，都亂嚷起來道：「我們吃的用的，又不是官物。現在該支的錢糧不肯關與我們，到要追奪我們的。恁地時，真個逼我們反了。」癩師道：「王都排好意支散錢米與你們，如今被知州打得皮開肉綻，禁在獄中，性命不保，你們知恩報恩，肯出力救他出來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也有此意，只是力量不加，又沒個頭腦，如何救得他出來？」左黜道：「官人們！也說得是，必須要一個為首的。我與你們為首，眾官人肯相助也不？」眾人看了左黜，口裏不說，心下思想道：看他這一些兒大，又癩了腳，便跳入人的咽喉裏，也刺不殺人，隨他去恐不了事，倒裝幌子。左黜見眾人不則聲，問眾人道：「你們因甚不則聲，莫不是欺我身小力微，奈何不得人。我變個奈何得人的教你們看看？」左黜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將身顯出神通，不見了那四尺來長的癩師。只見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圍，頭似車輪，目如燈盞，手中執兩把潑風刀如兩扇板門相似。眾人見了大驚，忙忙的拜道：「我們有眼不識泰山，原來是天神。可知道昨日王都排家裏不甚寬大，散了六千人錢米。」眾人拜罷起來看時，端的只是個癩師。癩師道：「眾人休三心兩意。因是你貝州人合當有難，天教我來提拔你們。你們從與不從，只在今日。」

說聲未了，營裏跳出兩個槍棒教師來。一個姓張名成，一個姓竇名文玉。那兩個各提一條棍棒在手，叫道：「王都排是好人，合當救他。那個不肯去的，我先與他鬥一百合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都去！都去！」癩師道：「難得兩位恁般義氣，就煩你做頭領，教他們在此整頓器械。我今獨自一個先去救我都排，壞了貝州的知州，你們就來接應。輔助得王都排做了貝州之主，教你們豐衣足食，快活下半世。」眾人聽得說，都應道：「我們就來相助！」有詩為證：

重瞳吝賞終亡國，吳起同甘便勒勳。

只為米錢私散去，一朝反了六千軍。

左黜離了營前，迤邐奔入州衙裏來。正值知州陞廳，坐在虎皮交椅上，胡言亂道。左黜入去時，使個隱身法，並無個人看見。左黜一閃，閃在知州背後，捉個空兒，將交椅往後一退，知州撲地的跌了一交，眾人慌忙扶起。知州道：「想是交椅日久腳損壞了，另換一把坐罷。」左黜暗暗的笑道：「這賊賊狗怎知道我癩師，也來借名嘲我。我再耍他一耍！」眾人將交椅換過，鋪上虎皮坐褥，安放得穩穩的。知州方才坐定，左黜在背後將他紗帽猛打一下，撲的一聲響，那紗帽離頭，似箭一般去了，直到廳下落地。眾人只道知州相公袖裏放出一隻鶻鴿子來了。只見知州捧著頭，叫道：「快拾取紗帽來戴。」眾人方才曉得是知州的紗帽。正待去拾取，卻被左黜隱在下面，又先拾得在手，大盼盼的拐上廳來，對著知州叫道：「太尹！你今日沒了冠也，你今日沒了頭也！」把紗帽捻起，又道：「太尹你的頭兒已被左黜拾得在此！」眾人聽得左黜二字，便道：「這裏正出榜文捉他，卻來將頭套枷。」

知州見他身材短小，不將他為意，乃問道：「你便是那癩師麼？」左癩將左腿一拍，說道：「這隻腳可是假得的？」知州道：

「我正要拿你，你如何敢來？」左黜道：「曉得太尹見怪，待來拜見領罪。」知州大怒，罵道：「從不曾見恁般大膽的妖賊。」喚教左右拿下，取長枷來，將左黜枷了，送到司理院去，與王則對證錢米。獄卒把左黜押到勘事廳前，就獄中拽出王則來。王則見了左黜，大驚道：「你為何也來在這裏？」左黜道：「不是我進來，如何救得你出去？」司理院王漿問道：「你這漢子從實供說，倉庫之中錢米，怎的樣攝了去？」左黜道：「勘官！連你也不理會得，知州愚蠢，月錢月米俱不肯放支與他們，教兩營人切齒怨恨，我到賠著四千貫錢替知州散了。他不感激謝我，反欲加罪，是何道理？」王漿焦躁，喝令獄卒著力拷打。獄卒提起杖子，拖翻左黜便打。有這般作怪的事，才打一下去，左黜全然不覺，倒是行杖的叫痛，恰似打在自家身上一般。換幾個獄卒行杖，都是如此。但是打一下，便叫起痛來，撇著板子躲向一邊去了。

王漿不信，走下來自提杖子去打。這棒不像打左黜，倒像打勘官，也撇了杖，把手掩著屁股便走，連叫作怪。只見左黜哈哈大笑，喝聲：「疾！」把自己身上和王則身上的索子，就如爛蔥也似都斷了，枷也開了。嚇得王漿道：「這漢子真是個妖人！」忙叫獄卒並眾人一齊向前來捉。被左黜用手一指，禁住了許多人的腳，一似生根的一般，一步也移不動。左黜和王則直至廳下。知州坐在廳上，依先戴了紗帽，坐著虎皮交椅，比較錢糧。只見左黜喝道：「張太尹！你害盡貝州人，報應只在今日。我今日不為貝州人除害，非大丈夫也。」知州見他兩個來得凶，掇身望屏風背後便走。忽地堂內搶出兩個人來。那兩人非別，正是張鸞、卜吉，各仗一口刀。卜吉向前揪住知州，張鸞向知州一刀，連肩卸臂，斷額分屍，把知州殺了。嚇得廳上廳下人，都麻木了，轉動不得。王則道：「你眾人聽我說，你們內中有一大半是被他害的。今日我替你們去了禍胎，一州人都得快活。你們吃他苦的，隨我入衙裏來，搶掠些金銀，叫你們富貴。」

眾人見說，都來幫助王則。兩營教師張成、竇文玉，率領著六千軍卒，卻好都到州衙前，聽得說王則殺了知州，一齊搶入來，正遇著司理院王漿引一家老小出衙逃避。張成棍起，先把王漿打倒，眾人齊上，踹做肉泥。一家老小，都結果了性命。胡永兒自己到了州衙裏面，和左黜等將知州滿門殺盡。又訪聞知州平素心腹用事之人，都搜尋來殺了。打開獄門，把罪人都放了。到知州家內，搬出金銀錢寶，綾羅緞疋，在階下堆積如山，連這十三疋綵帛剪下來的五尺零頭，做一包兒包著，也在奶奶房裏搜將出來。王則道：「許多財物，都是貝州人的骨髓，今分做三分，把一分散與營中有請的。一分給賞鋪行欠賬，及知州詐錢被害之家。一分散與窮經紀人，教他安心做道路。」王則據住州衙，出榜撫安百姓，令兩營軍人，整頓兵器，頂盔掛甲，分佈四門，固守城池。兩個教師就充做統領兩營軍馬。

如今做一回話兒說過去了，那其間老大一場事，當時只走了兩個官。一個是通判董元春，一個是提點田京。兩個收了印信，棄了老小，奔上東京，奏知朝廷，要請兵與知州報仇。只因這番，有分教：討賊將軍，空費一番心力，謀王術士，大施萬種妖邪。正是：

一燈能發千家燄，尺水翻成萬丈波。